



Xin Ling Jie Xian



心灵界限



史振亚◎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Xin Ling Jie Xian



心灵界限



史振亚◎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界限/史振亚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604-3

I. 心… II. 史…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784 号

心灵界限 (二)

史振亚 著

责任编辑 朱晓灵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604-3
定 价 52.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二辑 城市空想(续)

- 有人打断你 (1)
- 心中有话向谁说 (4)
- 聂政 (6)

第三辑 我的看法

- 西出阳关 (9)
- 元上都怀想 (21)
- 草原散记 (29)
- 西门豹的影射与人生 (32)
- 历史的阴谋 (34)
- 潘金莲 (38)
- 语言的长途跋涉 (43)
- 两个历史教训 (48)
- 政策的“利润空间” (53)

生命的救赎	
——速记电影《生命的证据》	(58)
艺术源于真实	
——观电视剧《水命》有感	(63)
一条狗的命运	(66)
电影为谁而拍?	(70)
寻找回家的路	
——读魏锦先生散文集《梦萦乡河》	(73)
寻觅山水之间的神情	
——石嘴山纪行	(79)
论腐败	(92)
地上·山上·心上	
——赴石炭井矿区调研手记	(96)
东行漫记	(108)
走进 SGS	(120)
擦肩而过看东莞	(123)
虎门思怀	(129)

第四辑 如影相随

“真假美猴王”之流	(137)
大地,在行走的想象中延伸	(140)
摊开自然的阳光	(142)
黑蚁	(145)
走路	(148)
古灵州·唐墓群	(151)
大河流淌古灵州	(158)
隐匿有时是种幸福	(162)

致友人	(164)
呼鲁斯太	(166)
泾河谷	(168)
守候	(171)
草原诗行	(173)
精准策划 睿智创业 ——杨义林的创业人生	(177)

附 录

朋友	(185)
看着鹰飞	(189)
后记:漂泊如萍炼此生	(195)

有人打断你

也许你在说话的时候，刚刚涌起的欲望会被某种因素中断。

这很正常。很多事情并不是人所希望的，但往往在不经意的時候会出现。有时，你想表白自己，却在说话前被某些自在的想法打断，或者考虑更多的后果而把话吞到了肚子里。这就如同你想得到什么，却永远无法得到一样。有些是你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的事情，可到了跟前，却没了勇气。想说的，说不出；不想说的，违心地去说。你说，人活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常常面对这些，我只有保持沉默。我知道，很多人的话比我吞回肚子里的还多。

这个春天又来了。我被上天安排的命运突然有种淡然。春天的一缕风中，我眼望着许多人却有种陌生。那种陌生让自己与人群越来越远，也让心里能够坦然承受的越来越少。我怎么会成这么个样子？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那么多曾经有意思的细节，如今成了过去，能抓住的也只不过是一二不经意的酒醉而已。但酒醉后，我只有在醒来的夜里独自冥想。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我弄不明白。翻开尘封的日记，里面的感情和细节从十年前到现在还有很多依然奉行的东西。这些东西让自己无法改变自己，也无法抛弃。仅仅是一种淡忘或者是一种没有缘由的借口，让自己徘徊又徘徊。一些好心人好意奉劝我要识相一点，可我怎

么也识相不起来。我能识什么相？识那些相对我又有何好处？顶多是一种低头时的服从而已。也许早早地投资能为未来的长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许早早地把自己的头颅低下来有利于人生不受困窘。但我不多想，也不想改变自己的性子去掩埋心灵。我把大量的自己丢在时光的流逝中，也将大把的想法一个个掐死在自己的喉管间。我知道，有些东西即使是你想要表达的，也只不过是一些人耳朵中的多余而已，他们把你的话从这个耳朵听进去，又从那个耳朵送出去。

这样一种情况，让我早早陷入一种说不清的孤立中，也将自己紧紧地封锁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只有一个人的天空，才是全部。外面，很多与圈子有关的事情与我没多大关联，也没有多少瓜葛。在许多没有质地的感觉里，我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可有可无、随时都可被抛弃的棋子而已。许多所谓人生、事业、业绩，挂在别人嘴上是一种炫耀，可放在我眼里，却有无名的忧伤。多年前，我想早早循人另一个不被人知的地方，过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可多少年，我无名被一股力量牵引着，也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大多数时光渐渐让自己模糊在时光的视线外，也搞不清其中的意义。只是一天将就一天地看着天色黄昏，朝阳升起。与一位朋友谈文人治天下时，我很有意思地说，文人治天下，没有凶险与狠毒，在政界上是无法适应的；文人治政，拥有善良之心、仁爱之情、山水之趣是大忌，在现实中也是很难立足的。比如陶渊明“采菊南山下”，比如苏轼泛舟湖上聊听天籁。他们大多数的仁爱之心总是面对各种无名的压抑和封锁。朋友听了，颇有些同感。在这个现实中，好多人都在为一二前途所奔波，奔波中只有人了某些圈子才能立了起来，才能“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的相对性也让人哭笑不得，到底什么是作为，什么是不作为？哪一个人都离不开做事与做人，也离不开生活与工作。在借口与借口交织之间，“作为”也许是一种权力的

相互借用，或者是一种生活调色板。在某些人手里，一种资源的使用法，也许就是凭借一二借口享受更好生活的工具。而这样的认识，竟然有很多在现实中发生并继续着。当我站在某个圈子之外冷眼观瞧这一切时，我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惶惑。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被远远抛在了人群之外，也被远远抛在时光之外。有时面对孤独产生一股冲动的说话欲望时，却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僵化，并长成别人身上的一颗虫子。

于是，风起的时候，我定定坐着，没有多少想法，也没有多少语言。我知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打断。

这是事实。

心中有话向谁说

大学毕业时，我的同学雍战鹏送了我一句话：像哲人思考，像凡人生活。这句话直戳戳地说到了我的心坎。是啊，人的一生，既要干事创业，又要学会生活，两者不可偏废。可现实总是不对等，要么理想与现实产生错节，要么实现理想没有现实的条件。这等现实的遭遇与理想的冲突真是让人不能理解。可再不理解，也得往下生活是不是？读了很多书，看一些哲人们的话，很是有魄力。他们较之于凡人，总有种伟大而超乎神圣的感觉。相比之下，凡人们则平庸得多，有的受尽了苦头，尝尽了艰辛，也没有悟出点什么。即使有些苦意和失落，凡人们也只会想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办法自我消解。凡人没有哲人那样想得周全，也没有大人物们想得开通。在一些平凡人心里，过度的超凡便是人生残缺的开始。倘若营造完美，只有平凡。平凡之心不可忖度。凡人之心亦可安生度日。但往往在平凡与高尚之间，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灵鸿沟。

我和同学相别十年再重逢，昔日的各奔东西都有了另外一种变化。有的发达了，有的依然平凡。可不管怎样，身外世界已经将每一个人改变了。有许多话都快成了秋天的风，一不小心就被刮走了。当年曾经少年的情景只能成为一种情景，留在记忆深处，以便我们回头时还可以品铭当初的美好。有时也想，如果按照想象中的处世方式来维护一种友情或者一种生活，那人与人之

间也许还能回复到原初的样子，无忧无虑，快乐无比。可这终究是一种想象，离现实的差距太大了。人人都得要闯社会，都得要为自己奔前程，哪能顾上那么多呢？所以生活这玩意儿，平凡是让你现实地活着，高尚是让你不定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营造另一种氛围。它不在于你的真诚与否，而在于你对生活的心态。

这是关键。所以翻开大学同学的留言簿时，战鹏的话还真有点哲人的味道。这家伙，倘是生在苏格拉底时代，那也可能是一个大哲学家了。

老雍这家伙。

聂政

聂政持剑杀人，一股剑气升腾半空。

我从历史的边缘看到这一幕时，为他哭了。

涉过那条青水河时，风声正鹤唳。孤舟在寂无一人的情怀里萧索着。改换遥远大地面容的秋风沉甸甸地刮来一阵惊恐。

河边，一切的缤纷早已循去。行人的衣巾上沾满落叶的飘零。我蓦地产生一股悲凉：聂政，你走了么？

风尘过后，历史不再扑鼻香，造谣的嫌疑传遍边关。戍守刁楼的士兵正来回巡逻。无数面孔被蚀成历史的记号，在风干后的天空微微发笑。我望着聂政转身而去的背影，不由得反问：明天的选择是什么？

站在河边的聂政孤苦地收起了剑。沉睡在大地深处的母亲是否正在天堂的另一头出神地看着他？此刻，灵魂在易水萧萧间辗转着。几声幽怨的箫笛响起在耳畔，白素装的女人望着他的眼睛红肿了心灵。

聂政转身而过。一阵秋风隔断恩情，断绝了所有的心心相印。只有河水在呜咽。

河面泛起的波浪将所有的记忆打乱。佞臣的暴虐一定要铲除。

高渐离在等着。荆轲也走了。而自己只有一把五寸匕首。

高渐离卷着地图，佯装着一副臣服的样子。之外，万里的雪飘已经把大地覆盖，只有些许的想法还在母亲的原谅中化为尘土。

走进殿堂的时候，数百只烛光忽地闪灭。只有一道刀光，闪出一股血流来。从前殿到后堂，无数的英雄只不过是一种想法而已。

一切的生灵还不如一棵草。

聂政倒下了。

第三辑

我的看法

西出阳关

左宗棠的步履一直向西延伸。“大将筹边尚未还，湘湖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情景被分散在丝绸之路上的“左公柳”一截截代替。

从兰州官道向西，出了玉门关、嘉峪关，春风不度，只有浩如烟海的边塞风景不断地射人视野。古往今来的地图上，西出阳关的路途被一道屏障似的天山雪脉紧紧包围，并在行走的路径中被分成了两截：一截向西，穿越嘉峪关后，迎着风沙回溯，经哈密，过吐鲁番，到乌鲁木齐，然后折向伊犁或阿勒泰，越过边境抵达中亚诸国；一截向南，由青海分岔拐向南疆，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楼兰古城，过和田、于阗，一直通达喀什，然后转道巴基斯坦、印度向西亚诸国行进……这两条横亘在西域大地上的古道，因着一种西行寻觅而显得异常神秘，以至于不少人不远万里终其极限向西行进，直到得到某种收获时，才肯退却疲惫的脚步。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两条被誉为古丝绸之路的通道，在肃杀的风霜中沉淀了更多历史风响。有的是不为人知的故事，有的是令人长叹不已的感慨，也有的是令后人久久难忘的历史教训。已经隐没在山河背后的一长串故事在雪域高原、天山奇峰间相对峙，直到隐人某一个拐角，才算沉寂了下来。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让人不能忘却的印记。沿着天山之北追寻发生在通往西域古道上的历史形迹，一百多年前为一场国

家荣誉之战而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中国人吐气扬威，一个名叫左宗棠的人以他的作为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

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帝国乘华族羸弱之机占据了伊犁。这等于沙俄不费一枪一炮，不通过战争便将中华大地的一块土地吞噬。对任何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言，不管历史进展到什么时期，国土的丧失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因维护主权发生的战争自古有之。这不仅是一种主权，更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国格。在一场因西方侵略得逞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已如将倾大厦，难以挽回局势，只能一味退缩、忍让。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西方各国侵略中华民族的胃口越来越大。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大清王朝在节节败退与忍让中丧权辱国。这其中有外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闭关锁国政权的无能和缺了骨气的腐败体制。百姓生灵涂炭，国土寸寸流失，主权时时被夺……眼瞅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衰亡行进，中华民族的抗争力量在民间崛起。胸怀一腔怒火的坊间纷纷揭竿而起，与内外反动势力相搏。但在那个时代，被烙上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爱国主义终究有其历史局限性。在人们熟知的历史中，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农民起义或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以神灵之姿与清廷对抗，就是寄幻想于朝廷以期内部改良。在那个时代，依然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似乎还寄希望于一个昏聩到了极致的王权统治能够良心发现，及早放下内乱，调动全民的力量与敌抗争。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对于一个快要潦倒了的、苟延残喘的衰败王朝，一切都是枉然。

尽管民族大义面前出现了一大批正义者、觉醒者，但民间力量的单薄难以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强大的统治机器虽处弥留之际，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然支撑着统治生命的延续。不管外国人如何从清廷鼻子底下拿走多少东西，不管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劫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坏事，不管内奸外乱通过多

少卑鄙手段蚕食了多少华族国土，对于一个昏庸无度、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其害怕民众作乱的恐惧心理甚于外部的侵略。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那个连腰都不能挺起的清王朝，知晓一些历史的中国人无不抱恨三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缺了骨头的王朝，竟然把中国的屈辱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于是，当太平天国、白莲教、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时，清廷派出了强大的军队进行镇压，而对外族侵略却束手无策、不堪一击。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时光流转中，清王朝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个被称之为“内乱分子”的农民镇压；干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把国土、资源拱手相送。而就是在这五六十年里，国内民生时遭战事纷扰。这倒不是清王朝鼓励全民皆兵共同抗击外侵，而是出于维护统治利益而进行的内部镇压。对立明显的朝野相互内耗着，而对外族，却一味“主和”、“羁縻”。在已有的历史定论中，清王朝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所作所为已将中华民族拖入了国虚兵疲、吏治败坏、兵荒马乱、民生凋敝的破败不堪的境地，割地赔款后的大清王朝已凸显出病入膏肓、江河日下之颓势，陷入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再回首，一百年的屈辱历史让人悲哀。但这样一种悲剧式的统治游戏除了中国，世界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内忧外患一个个接踵而来，战火从海上烧到内陆，从沿海挺进中原。此时，“皇上不急太监急”，当王权统治者依然声色犬马、轻歌曼舞于太平世界的宫闱之中时，处于底层的老百姓坐不住了。尽管他们在统治者的眼里是没有头羊领导的一群羊，但只要有一根捻子，就能让这群人如火山喷发般发作自己心中憋闷已久的爱国主义情结。这种情绪一触即发，一碰则见分晓。作为统治者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之后，因几个皇帝的短寿夭折已变得不经一摧。更何况，背后垂帘听政的不是满族皇权的王公贵族，而是两宫皇太后，更多的取决于慈禧。中国有过女性进行政治统治的历史，但对于处